

※ 研究動態 ※

大陸「國學熱」現狀的分析與評價

董恩林*

一、國學熱現狀舉隅

中國大陸從上世紀九〇年代至今的十幾年時間裏，掀起了一股「國學」熱潮。其初始可以從一九九三年五月北京大學《國學研究》第一卷出版說起。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刊登署名文章，題為〈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以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輯出版的《國學研究》第一卷為基礎，報導了北京大學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現狀和成果。隨後《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久違了，國學〉一文，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代表官方表達了對新時期國學研究的肯定。此外，《光明日報》、中央電視臺、北京廣播電視臺、《中國青年報》等也採取了一些行動，來報導和推動國學研究。但實際上，當時國學研究並沒有一下子熱起來，而是慢慢展開，直到新世紀初才如火如荼般勃興。其表現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看。

（一）政府方面

近幾屆中共「黨代會」、國家「人代會」均提到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方針，同時溫家寶總理在重要演講中多次談到「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對家庭、國家和社會起到了巨大的維繫與調節作用」。「中華民族的祖先曾追求這樣一種境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更明確提出了二十四字的核心價值體系：「倡導富強、民主、

* 董恩林，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教授。

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個體系實際上就是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體系，並提出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任務。這些給新世紀國學熱、傳統文化熱提供了政策保障。

正是在這種方針鼓勵下，政府層面對傳統文化、國學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其中之一就是孔子學院的設立。孔子學院 (Confucius Institute) 是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在世界各地設立的推廣漢語、傳播中國文化與國學，以及文化交流的機構。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給世界各地的漢語學習者提供規範、權威的現代漢語教材；提供最正規、最主要的漢語教學管道。全球首家孔子學院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韓國首爾成立，目前孔子學院已在一〇六個國家的三百五十多個教育機構落戶，中小學孔子課堂達五百多個，成為推廣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文化及漢學的全球品牌和平臺。

表現之二就是各級政府的祭黃帝、祭炎帝、祭孔大會，特別是山東省政府的祭孔大典於每年九月二十九日舉行。祭孔大典從二〇〇四年恢復，至今已舉行九屆。如果說黃帝、炎帝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的話，孔子就是中華民族傳統學術文化的象徵，所以祭孔大典代表了政府對傳統學術文化——即國學的重視。

表現之三就是二〇一〇年在國家博物館門口豎立起孔子塑像一事，雖然後來被撤走，但這件事仍然可以看出政府對傳統文化的認可態度。

表現之四就是教育部「十一五」（2006-2010年）規劃之「國學教育專項研究課題」得以成立，由中國國學文化藝術中心承擔。該課題的實施基於大陸「中小學薄弱環節一是缺乏人格教育，二是沒有民族文化教育」的調查研究結論。該課題組近幾年做了兩項工作：一是在全國中小學和幼稚園建立國學教育專項實驗區，對實驗區學校提供國學教育教材、師資、經費、國學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支持；目前已確立五個國家級國學教育試驗區，如河北的保定市（已將國學納入中小學課程，使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學》教材）、江西上饒縣等。另外，各省也開始設立地方國學教育試辦區，如海南省二〇一一年國學教育試辦區域是六個縣市區，今年則增加到十一個縣市區。二是組織專家歷經八年，於今年推出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全國中小學實驗教材》（目錄：《弟子規》，一年級；中國傳統曆法與節日、《三字經》，二年級；中醫與兒童保健，《千字文》，三年級；中華民俗文化，《聲律啟蒙》，四年級；中國傳統音樂欣賞，《論語》上，五年級上學

期；中國書法藝術欣賞，《論語》下，五年級下學期；中國書法藝術欣賞，《孟子》上，六年級上學期；中國繪畫藝術欣賞，《孟子》下，六年級下學期；中國繪畫藝術欣賞，《孫子兵法》，七年級；中國古建築美學欣賞，《大學中庸》，八年級；中國瓷文化，《道德經》上，九年級上學期；中國玉文化，《道德經》下，九年級下學期。年級選用教材：中國玉文化、《古文觀止》上、中國傳統曲藝欣賞、《古文觀止》下、中國傳統曲藝欣賞、《中國古典詩詞·詩卷》、《中國古典詩詞·詞卷》。這套教材對中小學生的要求是只誦讀，不考試。此前，教育部、國家語委、中央文明辦還組織編寫了《中華誦·國學經典誦讀》的系列讀本。同時，教育部在最近幾年的工作要點中都提到：要鼓勵和支持中小學開展中華經典誦讀活動。如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由育靈童教育研究院、北京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院、中小學國學經典教育課程與教學研究總課題組聯合主辦的「二〇一一年育靈童『小學國學經典課程規劃暨教學觀摩』全國培訓大會」，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隆重舉行。此次大會旨在貫徹教育部、國家語委在學校開展「經典誦讀行動」的精神，推動各級各類學校國學經典課程體系的開發、建設和師資隊伍的培育工作，解決各地小學在國學經典課程規劃與教學實施方面的問題。來自全國二十多個省分的一千兩百餘名教育局長、中小學校長、教師參加了這個大會。這樣的活動無疑應該看作是政府行為。

表現之五就是國家社科基金從二〇〇九年開始，在重大項目和一般項目中增加古籍整理課題，這是前所未有的事。古籍整理專案自上世紀八〇年代以來一直由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負責審訂和資助，經費較少，一般專案每個二至四萬元。現在由國家社科基金直接資助立項，一般項目有八至十二萬元，重大專案八十至一百二十萬元，有的委託專案高達一千多萬元。這是國家層面重視國學傳承與研究的重大轉折。

表現之六就是從二〇〇二年開始，由文化部、財政部共同實施「中華古籍再造善本工程」，精選唐、宋、元、明、清時期的珍貴版本模擬影印。到二〇〇七年一期工程唐、宋、元古籍善本七百五十八種，近九千冊如期完成影印出版工作。二期工程於二〇〇八年啟動，目前已完成明、清時期善本選目，約五百五十六種，將陸續影印出版。

表現之七就是從二〇〇七年開始由文化部組織實施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工作，計畫用三到五年在全國範圍內清查古籍現存狀況，在此基礎上形成《中華古籍聯合目

錄》；同時，建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制度，對列入名錄的古籍，中央財政將給予重點扶持保護。國務院還將把古籍收藏量大、珍貴古籍多、管理制度完善、保護條件好的單位，命名為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並在全國各省市普遍建立古籍保護中心，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對古籍進行全面的科學保護，國家則以國家圖書館為中心，建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負責全國古籍保護工作的組織實施。另一方面，國家創立「中國古籍保護網」，各省、直轄市則分別創立省市「古籍保護網」，全面開放和交流古籍普查登記工作資訊。

（二）教育系統

在教育部推動下，目前全國許多中小學已在課程體系中增加了國學經典誦讀內容，令人欣喜。

另一方面，則是高等院校自新世紀以來，陸續建立了二十多所國學院和國學研究所，還建立了少量以國學傳承和講授為主的書院，給人一種雨後春筍的感覺。北京地區即有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武漢地區有武漢大學國學院、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華南科技大學國學院；南京則有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中國國學院；還有廈門大學、鄭州大學、南昌大學、山西大學、杭州師範大學、西南大學、湖北師範學院等都建立了國學院、國學研究所、國學研究中心等。

北京大學於二〇〇〇年初，將成立於上世紀九〇年代的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更名為國學研究院，成為人文學科的跨學科研究平臺，院長為袁行霈教授，實行「龍蟲並雕」的教學與研究方針。編輯出版《國學研究》年刊和《國學研究叢刊》（專著集），《國學研究》自二〇〇二年起改年刊為半年刊。研究院組織北大人文學科的學者集體編著四卷本學術專著《中華文明史》，已於二〇〇六年出版。另一方面，研究院大力開展中國優秀文化的普及和傳播工作，與美國媒體合作拍攝了一百集的電視系列影片《中華文化講座》，並與中央電視臺合作拍攝了一五〇集的電視系列影片《中華文明之光》，以及同名大型叢書，還出版《中國歷史文化知識叢書》（五十種）及《中華文明大視野》（一套八冊）等。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成立於二〇〇五年，由校長紀寶成倡議成立，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教學與研究實體，學校為之建設了一棟占地一萬八千平方米的六層樓國學館。目前設有國文教研室（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所）、國史教研室（中國古代歷史

研究所)、經學與子學教研室(經學研究中心)、國學基礎教研室、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漢藏佛學研究中心)、國學與管理研究中心等教研機構。創辦了《國學學刊》、《西域歷史語言研究輯刊》和《蒙古學研究叢刊》等學術出版物,策劃和組織撰寫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學研究叢書》、《近代國學資料整理與研究叢書》、《清朝前期理藩院滿蒙文題本》、《西域歷史語言研究叢書》、《漢藏佛學研究叢書》、《國學管理研究叢書》等多種相關叢書,並編寫發行了「國學經典解讀系列教材」。招收本科及碩士連讀的國學班,到目前已連續七屆。有專任教師二十九人,目前由原校長紀寶成任院長。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立於二〇〇九年,是一個建立在文史哲三科基礎上的研究平臺,而非科研與教學實體,由哲學教授陳來任院長,他提出清華國學研究院要「中國主體,世界眼光」。

武漢大學國學院成立於二〇一〇年,是目前國內僅有的「國學」本科、碩士、博士完整培養體系的教學研究單位。武大自二〇〇一年起,聯合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等多學科力量,在國內率先創辦國學本科試驗班,到目前已連續招收十屆;二〇〇五年開始招收國學方向的研究生。二〇〇七年,武大以交叉學科的名義自行增設了國內首個國學博士點與碩士點,並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備案,下設經學研究、子學研究、史部典籍研究、集部研究、佛教與道教研究五個研究方向。截至二〇一〇年已招收兩屆碩士和博士生。

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立於一九二六年,於二〇〇六年十二月舉行復辦典禮,成為學校一個科研實體。其章程規定:以「萃取國學精華,弘揚中華文化」為宗旨,秉持「相容並蓄、開拓創新」的學術精神;實行以研究課題為中心的管理方式,重點資助重大學術問題的研究與創新,努力培育學術精品;設院長一人、常務副院長一人,主持全院工作;設立院務委員會,委員五至七名,負責本院行政管理事務,院務委員會配置祕書若干名。

湖南大學則有嶽麓書院、鄭州大學則有嵩陽書院,同樣是進行國學教育與研究的重鎮。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至二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召開了全國首屆國學院院長論壇(院長聯席會議),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武漢大學國學院、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華中科技大學國學院、廈門大學國學院、鄭州大學國學院、杭州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與副院長,以及復旦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山東大學、同濟大學、中國

政法大學、湖南大學、西北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南昌大學、山西大學、上海政法學院、深圳大學、寶雞文理學院等二十餘所高校的國學院（所）或相關機構負責人參加會議，並舉行「紀寶成國學教育基金」成立儀式。會議確定今後每年舉行一次全國國學院院長聯席會議的基本思路。

以上這些國學院，有的從本科到碩士博士，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培養體系，如武漢大學；有的以本碩連讀為主，如中國人民大學；多數以國學方向的碩士、博士培養為主。至於國學經典精讀、導讀、解讀課程更是林林總總，各有特色。

全國各大學國學院除了正規的本、碩、博培養和國學研究之外，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面向社會，展開各種層次的國學培訓。如二〇〇五年，北大哲學系創辦「北京大學乾元國學教室」，成為國內高校第一個高階人文培訓項目。主要是針對企業中高級管理人員、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處級幹部以上行政官員進行國學知識培訓。開設的課程有「國學概論」、「周易精讀」、「四書精讀」、「老子精讀」、「莊子精讀」、佛學、三禮學、諸子學等。時間一年至三個月不等。一年或一期學費五至十萬不等。他們打出的口號是「深度國學、純正國學——習經世致用之學、求安身立命之道」、「高階國學第一品牌」、「北大真國學」等。又如北京大學「五明國學」，其網站上解釋「五明」是：五明國學者，為道為學，明達宇宙人生，為企業家開智慧。五明國學渾圓一體，若強為之區分，曰明身、明心、明性、明德、明道。五者，天數也，從二從乂，其義曰天地之間陰陽交午也；明者，其象日月也；秉持五明智慧，修身養性，護衛生命，從哲學的高度管理企業，在智慧的境界圓滿人生。其宣傳口號是：五明國學，傳承北京大學的百年聲譽，依託北京大學的優秀師資，國內首創史學、儒學、易學、兵學、禪學、道學、醫學、法學八大精品教學模組，打造北大國學品牌課程，造就北大國學品牌優勢。武漢大學國學院在企業管理人員國學知識培訓方面也做得很好。

（三）社會層面

除了國家正規的高教體系成立了眾多國學研究機構外，社會各界也出現了許多國學文化研究、傳播與培訓機構，可以用「多如牛毛」來形容。如二〇〇九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國國學院大學，規模似乎很大，在各地設立了許多分院，號稱在全球新四首創：一、在全球首創推行考生資格遵照中國古代考孝廉入太學禮制：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品德廉潔者方能進學。二、在全球首創沿襲中國古代師承制：按師

(宗)門(派)拜師受徒，教授弟子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三、在全國首創繼承中國古代國學學制：用「學堂、書院」和「太學」三級學制為一體的名稱：「國學院大學」。四、在全國首創參照中國古代修身通博研習制：設置齊全系列國學專業課程，授碩士、博士學位。提出要用西方現代科學重新解釋中國國學文化，建設具有當代形態和前瞻意義的新國學。

又如北京華鼎書院和華鼎養正教育機構，是從事國學教育研究、實踐、推廣和服務的專業機構，業務模式是國學教育整體服務，包括國學教育高階及個性化培訓、國學教材及其客制化服務、幼兒啟蒙教育品牌加盟等三大核心業務。

再如廈門筭筭書院。宣稱是新時代弘揚國學的文化平臺，它以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思想為主旨，以「舊學商量、新知培養」為辦院理念，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力求將學術研究與教育活動相結合，構建炎黃子孫求知問學、傳承國學的精神家園。

還有北京國學之韻文化傳播公司、四川龍江國學書院、湖北國學館（設在武漢江夏區，是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湖北省孔子學術研究會、武漢大方學校聯合主辦的國學研究與傳播基地）、中國國學研究會（2002年成立於北京，創辦了「中國國學文化網」，網址：www.cguoxue.com.cn）、東方少年國學院等等。

此外，民間讀經活動方興未艾，很多個人從事各種各樣的國學培訓，如武漢地區就有一個叫黃桂琴的女士，二〇〇八年五月，在漢口武勝路的家中，開辦了第一期免費國學班，從此開始了「孩子王」的生活。隨著規模的增大，國學堂的授課內容也逐漸增加。首先是「日日親子早教」，每天集中孩子們讀《弟子規》，唱《孝順歌》等；其次是「假期忠孝學堂」，集中組織學齡孩子學習忠孝方面的知識，給他們提供一個集中學習的場所；最後是「家長成人學堂」，每週兩次，組織家長們舉行「讀書會」，共同探討如何教育孩子，如何處理和家人的關係等。武漢還有一個叫安德義的先生，年近六十，原是一名語文教師，現在是湖北省孔子學術研究會副會長。曾教過三年初中，四年高中，在大學執教十五年。之後，他下海經商，一九九七年急流勇退，開始專心研讀《論語》，達一千多遍，並寫下多部國學著作。最近的一本，是中華書局為他出版的《論語解讀》。為了推廣國學，從二〇〇二年至今，他一直奔波於全國，講演一千五百餘場，宣導經典誦讀。據他說，目前是名校邀請應接不暇，課程已排到二〇一三年底，三小時國學課報酬數萬元。

各種機構團體也發起各種各樣的讀經活動。如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推出的

「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兒童中國文化導讀」工程、江蘇省揚州市的「小學古詩文輔讀實驗」、中華孔子學會成立的「國學啟蒙館」、濟南市大明湖路小學開設「國學」誦讀課等。出版部門順應這種潮流，出版了大量國學經典、童蒙讀物，如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出版了由武漢大學馮天瑜先生主編的《新國學讀本》一套，分小學卷、初中卷、高中卷，共二十四冊；湖北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出版《國學經典誦讀叢書》，全套教材共計二十本，供一至九年級使用，由武漢大學黃釗先生主編。

大量國學網站、網頁的建立也是社會國學熱的一個表現。著名的如：1. 北京師範大學電子文獻研究所「國學網」，網址：www.guoxue.com，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學公司）成立於二〇〇二年四月，是北京師範大學電子文獻研究所的另一名稱，是一家在國學傳播領域獨具特色的文化創意企業，主要從事古籍數位化研究、網路文獻檢索開發和網站建設，是中國最大的專業古籍電子文獻資料公司之一，已逐漸成為中國古籍數位化的學術重鎮。二〇〇九年成為上市公司。目前，公司已經形成一整套大規模古籍文獻資料數位化加工體系，和多種集成化解決方案，在古籍資料的數位化加工、數位化管理和數位化成果研發利用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2. 中國國學網，創建於二〇〇五年，是一家集國學文化傳播與交流的綜合性網站，口號是「華人的精神家園」，欄目有國學目錄、國學寶庫、國學私塾、國學大師、國學新聞、國學商城、國學論壇、國學圖庫、國學考古、國學勝地等。3. 國學教育網，欄目有：國學資訊、國學名師、國學機構、國學課程、國學資源、國學教育論壇等。4. 新國學網等等。

（四）學術層面

與政府、學校、社會各種國學研究機構、國學傳播方式相呼應，大陸學術界的國學研究也全面開展起來。大約可以歸納為兩種路向：一是適應社會需要的國學大眾化、通俗化的路向，這方面可以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推出的易中天、于丹等學者為代表。他們對國學、國學經典的普及、宣傳做了很多工作，產生了廣泛影響，從整體來講應該是值得肯定的，但學術界對他們有褒有貶，不必置論。二是繼續深入的高階的國學與國學經典研究。其表現之一，便是各種國學經典以及國學研究叢書的出版，如由北京大學張岱年先生主編的二十冊《國學叢書》，由遼寧教育出版社陸續出版。除《先秦儒學》、《古籍的闡釋》、《漢字說略》書目外，還包

括研究中國天文曆法的《天學真原》，介紹中醫理論的《岐黃醫道》，和介紹中國數學史的《大哉言數》等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表現之二，是大型國學經典文獻整理項目的成立和實施，如北京大學、四川大學的《儒藏》編纂，北京大學帶頭組織的《中國古籍基本庫》建設，山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的《子海》、《子藏》編纂，山東大學《清經解》三編的編纂，華中師範大學的《皇清經解》點校整理等等。表現之三，是對國學概念、體系、內容、價值等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有一個統計數字可以說明大陸國學熱在學術研究方面的狀況：中國知網「中國學術期刊網路出版總庫」所收包含「國學」的論文標題，一九九〇年前只有十八條，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九年十年是一八四條，二〇〇〇至二〇〇四年是一六四條，二〇〇四至二〇一二年底則有二三四七條，儘管其中有少量並非真正「國學」條目，但仍昭示出新世紀以來大陸國學熱的高峰期。更有蔣慶先生關於「政治儒學」、黃玉順先生關於「生活儒學」等出類拔萃的國學研究者、癡迷者，他們是新時期國學熱應運而生的產物。

以上只是「國學熱」的眾多表現，深入探討這些表象的實際內涵與行動，可以歸納出如下特點：其一，官方謹慎認可並未公開提倡，而民間積極展開。因為「國學」術語尚未進入國家官方政策當中，「國學」作為學科也沒有進入國家教育體系；其二，學術界愛恨分明、兩極分化。一流學者中有竭力支持、身體力行者，也有撰文反駁者；其三，良莠不齊。既有沉潛研究者、虔心弘揚者，也有乘機炒作者、伺機斂財者，誠如某學者所言：「在這股浪潮中興風作浪、推波助瀾的許多人實際上只是熱衷於形式主義。當前，國學與經濟利益的緊密相連儼然造就了一個巨大的商業市場，商業化的炒作和借國學之名實為斂財牟利的苗頭很是令人不安。」¹ 限於篇幅，無法對這些特點一一論證，但下文對「國學」概念與體系研究狀況的分析略可窺斑見豹。

至於國學熱出現的原因，大陸許多學者曾撰文討論，可以參考，下文也有涉及，這裏姑置不論。

¹ 阮航：〈國學熱之我見〉，《新學術》，2008年第3期，頁11。

二、大陸學術界對「國學」概念與體系的研究狀況

具有學術探討意義的是國學熱中有關國學概念與體系的研究狀況，故本文著重對此做一介紹。

（一）二十世紀初國學概念的回顧

為了便於理解，我們不妨對清末民初的國學概念做些回顧。眾所周知，晚清民國之交，中華民族在世界列強咄咄逼人的侵略態勢下，歷經鴉片戰爭以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災難，有可能淪為列強的殖民地。與此同時，西學東漸，西方思想文化如潮水般洶湧而來，從政府教育體制、學校教材與學科體系，到民間就學趨向，都棄舊學、中學而轉向西學，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有被遺棄而泯滅的危險，中國遭遇到了空前的國家和民族的總體性危機，誠所謂「三千餘年一大變局」²。面對這種形勢，當時的賢達有識之士如梁啟超、章太炎、鄧實、黃節等積極奔走，提倡「國學」、保存國粹，使之成為當時表達救亡圖存的一種方式。綜觀當時有關「國學」理解與定義，主要有下列數種：

第一種界定，國學即中國傳統獨有的學術思想體系，這是上世紀初梁啟超、章太炎、鄧實、黃節等人最先提出並使用的國學概念。梁啟超在其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陸續發表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多次提到和使用「本國學問」、「本國學術思想」，而於一九〇四年發表的第八章（最後一章）〈近世之學術〉則明確將「本國學問」、「本國學術思想」簡化為「國學」：「吾更欲有一言：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於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於國學，然後能收其效。以嚴氏與其他留學歐美之學僮相比較，其明效大驗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國學為我青年勸也。」³可見梁氏的思想是先通「國學」，再「轉輸外學」，如嚴復所走之路，使中西學相得益彰、相輔相成，使「外學」為我所用。章太炎一生宣導國學，

² 李鴻章：〈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李鴻章全集》（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874。

³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35。

他在主辦《民報》時所刊的〈國學講習會序〉中說：「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趣，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他並沒有明確給予「國學」一個定義，最接近的一句話是〈章氏國學講習會簡章〉所說「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國學人才為宗旨」。但他在近三十年的國學講演與研究中，實際上已經對傳統國學體系進行了完整的歸納與總結，這便是他後來結集出版的《國學略說》體系，包括經學、小學、史學、子學、文學五大部分。可見他以「國學」為本國固有的學問，與梁啟超是一致的。早期倡導國學最有力的國粹派人物之一鄧實給出的國學定義是：「國學者何？一國所自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者也。」提出的國學體系是經學、史學、子學、理學、掌故學、文學⁴。一九二五年清華國學院成立的時候，吳宓在〈研究院緣起〉和〈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中強調：「茲所謂國學，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⁵強調國學指的是中國「學術文化」，而不是非學術文化，是學術文化的「全體」，而不是儒或道等某一家。這些學者對國學的理解，誠如馬一浮所總結的那樣：「今人以吾國固有學術名為國學，意思是別於外國學術之謂。」⁶

後來在這個界定基礎上，對「國學」的理解又產生了兩種看法：一是毛子水、胡適提出的「國故學」，一是馬一浮提出的「六藝之學」。毛子水在一九一九年寫的〈國故和科學的精神〉裏面提出「國故，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我們現在研究古人的學術思想，這個學問叫國故學」⁷。胡適也在一九二三年的〈《國學季刊》發表宣言〉中指出：「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裏，只是『國

⁴ 鄧實：〈國學講習記〉，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頁81。

⁵ 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清華週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轉引自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卷1，頁374-375。

⁶ 馬一浮：〈泰和宜山會語·楷定國學名義〉，《馬一浮集》，收入《國學的歷史》，頁565。

⁷ 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國學的歷史》，頁142-152。毛子水，名准，浙江衢州人。幼而好學聰明，嗜書成癖，21歲考入北大，後赴柏林大學深造，歷任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與傅斯年、陳寅恪等均為當時著名學者，1949年赴臺灣大學任教，1987年獲臺灣最高學術獎——行政院文化獎。《毛子水全集》五大部，千萬字。

故』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省稱『國學』。」⁸ 這種「國故」指的是古人的學術思想，與上述梁啟超、章太炎、鄧實等人提出的「國學」是一致的，「國故學」則顯然就是國學研究之學。「國故學」的提出，明顯偏離了清末民初梁啟超、章太炎等人最初界定的國學內涵範疇，特別是胡適把中國幾千年的學術思想、學術文化僅當作一種歷史過程，而從「文化史」角度去研究，嚴重歪曲和抽空了中華學術的思想內容，但這是新文化運動背景下的產物，胡適等學者自有其內在苦衷。馬一浮則認為：「國學者，六藝之學也（《詩》、《書》、《禮》、《樂》、《易》、《春秋》）。」「此（六藝）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⁹ 這一界定與梁、章等人的理解並不矛盾，只是外延縮小了而已。

可見二十世紀初開始使用「國學」概念時，學者們對其「中國固有學術思想」的基本內涵之界定與理解，是明確的一致的。

（二）新時期對國學概念與體系的認識

自上世紀九〇年代以來，大陸學界對國學概念的認識，除了繼承上世紀初的研究成果外，又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第一種比較普遍的理解，就是把「國學」等同於「傳統文化」。北京大學李中華教授指出：「在今天看來，如果非要給『國學』下一個定義的話，應該是指中國傳統文化，亦即關於我們自己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學問。其所涵蓋的內容，實為中國所特有的，或在中國的地理環境、語言環境，乃至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特定條件下所形成的中國文化母體中孕育、產生、演變、發展的學問總體或總和。就其外延說，它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學問整體。但這並不排斥其所具有的核心內容、核心精神和核心價值。實際上，『國學』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別稱，它是在上世紀初，近代西方民族主義傳入中國後，為強調民族性，被近代以來的文化保守主義知識分子所命名。」¹⁰ 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李宗桂教授也在〈國

⁸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國學的歷史》，頁 189。

⁹ 馬一浮：〈泰和宜山會語·楷定國學名義〉，頁 565。

¹⁰ 李中華：〈國學、國學熱與文化認同〉，《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7 年第 3 期，頁 97。

學與時代精神〉一文中指出，如果拋開成見，以平和之心參與討論，我們就可以在國學的範圍問題上取得大致相近的意見，亦即：「近年所謂國學，本質上就是傳統文化。」¹¹ 他認為，國學即廣義的傳統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即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簡言之，是一種整體的價值系統和生活方式。即使是推崇章太炎的一些學者，也都不自覺地錯誤理解其「國學」、「國粹」、「國故」概念。如孟琢先生在〈章太炎的國學概念及其品格與精神〉一文中稱章太炎的「國學」概念指中國全部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學術，並列出章太炎先後所講國學科目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學、文學、制度學、內典學、宋明理學、玄學等¹²。金元浦也認為：「廣義上的『國學』實際上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總稱，其外延可指向『一國所有之學』，與其等同的還有『中學』、『國故』這些概念。狹義上的『國學』當然就指儒學，或者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能夠與之等義的自然就是『儒學』和『孔學』。」¹³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不在少數，一般社會人士這樣理解的更多。

其二是所謂「大國學」概念。季羨林先生於二〇〇七年首先提出這個觀點，指出：「國學應該是『大國學』的範圍，不是狹義的國學。國內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個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國學』的範圍之內。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又共同構成中國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而中國文化是中國五十六個民族共同體創造的，這五十六個民族創造的文化都屬於國學範圍。而且後來融入到中國文化的外來文化，也都屬於國學的範圍。」¹⁴ 中國人民大學方立天先生認為：「中國國學是指中國從古至今的學術，其意義有兩層：一是中國的、中華民族的學術，是漢、滿、蒙、回、藏等民族所探索、研究、論述的學問，可簡稱為『中學』、『漢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二是從古至今，自殷商西周的史官之學、春秋戰國的百家之學、漢代儒學（經學）、魏晉玄學、南北朝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漢學，到近現代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新儒學、人間佛學等學說。」¹⁵ 方

¹¹ 李宗桂：〈國學與時代精神〉，《學術研究》，2008年第3期，頁25。

¹² 孟琢：〈章太炎的國學概念及其品格與精神〉，《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頁147。

¹³ 金元浦：《中國文化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445。

¹⁴ 俞曉群謂這是季先生在醫院接受採訪時提出的，見季羨林：〈大國學——一門公正與仁愛的學問〉，《遼寧日報》第12版（文化觀察），2007年7月20日。

¹⁵ 方立天：《尋覓性靈：從文化到禪宗》（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0。

克立先生謂：「在我看來，學界目前所講的國學，就其指稱物件和時空範圍來說，多數學者實際上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稱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這就是狹義的國學概念。廣義的國學是『一國所有之學』（鄧實語），除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之外，還包括西學和馬克思主義傳入後的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與海外『中國學』或『漢學』研究的對象、範圍大體相同。」¹⁶任繼愈先生也說：「不能簡單地認為只有經、史、子、集才是國學，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結合，也已成爲中國文化的一部分。」¹⁷張岱年先生以爲：「國學範圍很廣，往日的目錄學將古籍分爲四大類：經、史、子、集，這樣的分類法到了今天已經過時了。今日看來，應更加上一類，即科學技術，可簡稱科技之學。這些都是國學的內容。」¹⁸「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國學術是國學，當代中國的學術思想也屬於國學的範圍」¹⁹。可見，這些學者幾乎都把「國學」理解爲「中國學術」、「國家學術」而不是中國古代學術。都認爲國學應該包括各民族文化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等。

其三是所謂「新國學」概念。二〇〇五年，汕頭大學王富仁教授提出了「新國學」概念，他認爲新國學就是適應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需要提出來的，把「國學」理解爲由民族語言和民族國家兩個因素構成的學術整體。視中國文化爲一個結構整體，是包括中國古代學術和中國現當代學術在內的中國學術的總稱。「新國學強調的就是：政治、經濟、文化是一個整體，誰也缺少不了誰」。王富仁最後指出：「我把參與中國社會整體的存在與發展的中國學術整體就視爲我們的國學。」²⁰該觀點宣導中國學術研究的整體觀念，強調國學研究的當代性、獨立性和現實性。方克立先生也提出了建設新國學的問題，認爲：按照約定俗成的狹義國學概念，新國學研究的物件仍然是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首先要把包括古典文獻、出土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內的祖先的豐厚饋贈保護好，保存下來，然後才談得上對其進行整理、研究與合理利用。還須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進行深入研究和具

¹⁶ 方克立：〈創建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國學〉，《高校理論戰線》，2008年第8期，頁25。本文是作者2008年7月4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國學研究論壇」上的發言。

¹⁷ 任繼愈在《國學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載《國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卷3，頁650。

¹⁸ 張岱年：〈如何研究國學〉，《文史哲》，1994年第3期，頁33。

¹⁹ 張岱年：《張岱年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卷6，頁524。

²⁰ 王富仁：〈新國學論綱（下）〉，《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3期，頁93。

體分析，揭示其發展規律，形成服務於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和積極參與人類文明對話的新國學理論體系。怎樣創建適應社會主義時代需要的新國學，或者說，怎樣建立國學的當代形態？我認為袁行霈教授講得比較平實，就是要有三個「態度」：分析的態度、開放的態度、前瞻的態度²¹。青島大學徐宏力教授指出：「『新國學』特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發展的傳統文化學說。傳統是基礎，復興是表象，發展是本質。」「新國學具有開放性」、「新國學具有實踐性」、「新國學具有群眾性」、「新國學具有科技性」、「新國學具有物質性」²²。

其四就是所謂「古典學」。這是在最近幾年學界在爭取國學成為國家教育體系中，一級學科沒有成功的情況下，提出來用以代替「國學」的一種設想。《光明日報》國學版曾於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八日以〈國學＝中國古典學〉為題刊載了朱漢民、林慶彰、姜廣輝等幾位學者的訪談，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院長朱漢民先生提出了這個設想，他認為：「國學」其實就是「中國古典學」。如果我們用「中國古典學」來定義「國學」，可解決「國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兩個難題。一方面，幾千年的漫長歷史中，中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具有典範意義的文明體系，建立中國古典學，也就是以中國古人留下的歷史文獻為依據，將中華文明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由於中國古典學是以中國傳統學術體系為學科基礎，這是一門從學術範式到知識構架、學理依據均不同於現有的文學、歷史、哲學的獨立學科，這是中國古典學得以確立的內在條件。另一方面，由於國學概念僅僅能夠為中國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則只能使用漢學，以中國古典學來定義原來的國學，國學具有文化共用、知識共用的現代學科的要求，並能相容國學、漢學，為中外學者所共用，這是國學能夠具有現代學術視野，並能開展國際學術交流的外在條件。西方古典學的研究方式和內容基本上就是研究古希臘、羅馬現存的文獻，跟我們現在研究以古漢語為載體的歷史文獻，諸如經、史、子、集等非常接近²³。

當然，我們說「國學熱」是相對於上世紀下半葉大陸大肆批判、拋棄傳統學術與文化的做法而言的。實際上，大陸在國學傳承與研究升溫的同時，政府、社會，

²¹ 方克立：〈創建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國學〉，頁 26。

²² 徐宏力：〈論新國學〉，《東方論壇》，2009 年第 6 期，頁 1-7。江凌先生也在其〈試論國學和「新國學」〉（《山東農業大學學報》，2006 年第 2 期）中主張「新國學」概念，卻反對王富仁的觀點，但同樣自己也沒有提出具體的「新國學」概念。

²³ 〈國學＝中國古典學〉，《光明日報》國學版，2010 年 10 月 18 日。

尤其是學術界的誤解、質疑，甚至反對、咒罵之聲仍然不絕於耳。如一些人，包括一部分知名學者，把振興國學視為對傳統的簡單回歸，一談國學便是復辟封建思想、倒退保守等，對「國學」熱持抵制、反對態度。如舒蕪在〈「國學」質疑〉一文中稱：「『國學』完全是頑固保守、抗拒進步、抗拒科學民主、抗拒文化變革這麼一個東西。」²⁴有的學者則謂：「中國古代文化較之中國現代文化的一個根本性不同，就是這是一種『完成時』的文化，是在整體上已經衰竭了生命力和創造力的一種書面文化傳統。」²⁵有的學者則以為：學科設立要有普適性，中國設國學，那世界各國都要設國學；又謂國學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沒法確定等等²⁶。更有甚者，是直接潑婦罵街。如北師大教授在網路上發表文章，咒罵「狗日的國學」。以為：所謂「國學」，大多是些經驗感悟的東西，而缺乏充分而嚴格的論證，這是思維方式上的嚴重缺陷，這也使得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因此，渲染國學的魅力，誇大國學的價值，明明是一片腐蝕性極強的爛泥塘，非要說成是滋生和養育民族文化的沃土，不是淺薄無知，就是別有用心。實際上，上世紀初國學熱甫興之時便有學者加以指斥，如許嘯天在《國故學討論集》新序中指出：「國故學」、「國學」、「國粹學」是「不合邏輯的名詞」，沒有聽說過英國故學、法國故學、德國故學等名稱，且中國固有學術皆與西方分類不合。他的結論是：「中國有國故學三字發現，正是宣告我們中國學術界的淺薄、知識的破產，而是一個毫無學問的國家。」²⁷這些論者往往是不自覺地站在西方學術本位立場上，以一種學術權威的面目出現，完全是一種自我的價值判斷、意氣發洩，幾乎不做任何的事實判斷和學理論證。

三、我之國學觀

大陸學者在新時期國學研究中所提出的有關「國學」概念及其體系的界定，幾乎都是只顧自己「接著說」而不管前人「怎麼說」，只顧自己做出主觀的價值判斷，

²⁴ 舒蕪：〈「國學」質疑〉，《理論參考》，2007年第7期，頁10。類似的觀點還有劉澤華：〈關於宣導國學幾個問題的質疑〉，《歷史教學》，2009年第10期，等等。

²⁵ 陳方競：〈「新國學」建構與中國現代文化——關於王富仁先生〈「新國學」論綱〉的思考〉，《社會科學戰線·新國學研究》，2007年第1期，頁94。

²⁶ 姜義華：〈不應漠視「國學」概念的非科學性〉，《文匯報》第5版，2010年10月21日。

²⁷ 許嘯天：〈國故學討論集新序〉，《國故學討論集》（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頁1。

而很少著眼於事實判斷，也很少做出嚴密的邏輯論證。因而新時期對「國學」概念的幾種理解都是禁不起邏輯推敲的。

我們看第一種將「國學」理解為傳統文化的界定。因為，從邏輯原理來講，如果「國學」等同於「傳統文化」，那麼就不需要再提出「國學」概念，因為「傳統文化」一詞早已為民眾所熟悉；既然重新提出「國學」概念，就說明它與「傳統文化」這一概念是有別的。從概念內涵與外延來講，「國學」與「傳統文化」有著很大的區別，傳統文化包括傳統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無論「國學」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擴大到什麼程度，它都不可能指中華民族的物質文化，否則「學」字的意義就得重新訓釋。所以，中國藝術研究院劉夢溪先生指出：「國學與傳統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即國學不等於傳統文化，國學只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指的是中國固有的學術。我們談學理的時候，不應該把國學和傳統文化混淆起來或者等同起來。」²⁸ 劉先生的見解無疑是非常準確的。

再看所謂大國學、新國學，實際就是指「新中國的學術研究體系」，即把「國學」理解成普遍意義的「國家學術」、「一國學術」。這樣的理解其誤解也是非常明顯的：其一，它顯然已經不是清末民初提出的「國學」概念，與清末民初和新世紀以來提倡國學、傳承民族固有學術的時代背景與初衷是相脫離的。上世紀初面臨的是民族危亡、西方新式學校與新式學科體系在中國全面建立，傳統的民族的學術思想體系全面退出國民教育體系；當前面臨的是新中國的學術思想體系基本西化，西方學術思想文化通過網路、科技等各種管道更全面、更深入地占領中國各個思想與文化角落，民族傳統的學術思想體系不僅退出了國民教育體系，也日益淡出人們的視聽界域。如果把「國學」界定為中國當代全部的學術思想體系，等於承認民族傳統的學術思想體系「淡出江湖」的現狀，就達不到通過提倡國學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學術思想體系的目的。其二，一個國家的全部學術顯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建立、再界定一個共同的學術概念；一個大到無所不包的學科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這是學術常識。正因為如此，提出「大國學」、「新國學」的學者，迄今都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大國學」、「新國學」的學術體系。那些提出中國如果有國學那麼其他國家也有國學的人，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反駁「國學」概念。其三，中國的當代學術

²⁸ 杜悅：〈什麼是國學，什麼是傳統文化——中國文化研究所劉夢溪所長訪談錄〉，《中國教育報》，2007年5月23日。

體系完全仿自「西學」，並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學術內涵，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新國學」提倡者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等現代文化史諸學科的建立」、「中國古代文化史研究諸學科的學術貢獻」、「自然科學研究基礎的鞏固與加強」、「外國文化的翻譯和介紹」等文化史研究和馬克思主義傳播看作新中國當代學術體系有代表性的幾個方面²⁹。試問，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僅僅只是「文化史」和馬克思主義傳播兩種體系？自然科學研究能算「一國之學」？揆諸事實，這些東西是無法與當代西方學術體系相區別的，而無法自別於西方學術的「國學」概念與體系是不能成立，也是沒有存在意義的。其四，當代很多學者引用鄧實的話來論證「國學」是指「一國所有之學」，這是一個大誤解。因為鄧實的原話是「一國所自有之學」³⁰，即一個國家所特有的學術學問。大陸學者在引用這句話時大多是相互轉引，並未去核查原文，將「所自有」誤成了「所有」，一字之差，歧異甚大。持有大國學、新國學、國學即傳統文化等認識的學者大多數可能是因為這一字之誤而受累。其五，如果把「大國學」、「新國學」的涵義理解為用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材料等，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中國傳統學術思想，那麼這個概念就是把「國學」與「國學研究」合二為一，重新回到「國故學」的定位上。這既不符合提倡「國學」的初衷，也不符合現代學術規範。因為，作為研究體系的「國學」是沒有大小之分的；作為研究對象的「國學」只有所謂「舊」而無所謂「新」。

用「中國古典學」來代替「國學」，我以為也是不妥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實際上是一個沒有中斷的體系²⁰，世紀的傳統學術思想衰落，是人為的體制造成的，實際上在中國每一個角落裏，傳統學術思想文化都無時無刻不在發揮著它的潛在作用，中國民眾幾乎每個人都可能對傳統國學知識略知一點；即使是國學理論體系也沒有完全被取消，諸如考據與義理研究、古史與古典文獻、古代文學的研究也還存在，只不過這種作用在當前的形勢下，正在不斷地減弱而已；而西方古典學研究的，是主體已經變換或中斷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是一個遠離西方現實的「學術體系」。如果用這個來替代「國學」概念，不符合「國學」客觀存在於中國社會的事實，必然會人為地拉大「國學」與當代民眾的距離，從而嚴重削弱「國學」固有的意義與影響。其次從學理上講，一個新學科的成立要有一個積累

²⁹ 參見王富仁：〈新國學論綱（下）〉，頁 88-91。

³⁰ 鄧實：〈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1906 年第 19 期。該報按欄目類別分頁，不標頁數。

的歷史過程，有別於中國古代國立學校的「國學」概念在中國已流行一個多世紀，現在尚且仍不能被人們接受，如果現在再提出一個新的「中國古典學」概念來代替國學概念，將更加授人以柄，更不可能被接受，不啻是揚湯止沸。復次，「國學」不論它指的是中國傳統的固有學術，還是指對這種學術的研究，它都是一種完整的學術體系和學科門類，不是一個單一學科，不能用現代學科體系、內涵與外延等邏輯範疇來規範它，更不能因為適應當代國家教育與科研系統學科分類的需要，而將它縮小為一個一級學科，這種「削足適履」的做法近乎一種「文化自殺」，既不倫不類，也得不償失。試問：有著五千年文明發展史的中華學術思想體系，怎麼可能用一個現代學科來囊括？其理昭然！最後，「古典學」一名還容易與現存指涉秦、漢以前考古學的「中國古典學」相混淆。而史學界、考古學界近十幾年來，正在就中國古典學是否應該「走出疑古時代」的問題展開討論。

除了對「國學」概念提出正面界定外，對新時期「國學」熱提出質疑和反對意見，而值得加以討論的情況，歸納起來有這麼幾種：其一，有些學者以為現代中國文史哲學科中已分別有了古代哲學、古代文學、古代史學的學科，如果再設「國學」，國學中的文史哲就可能與現有的文史哲學科重複。這種認識一是不瞭解現代學科中的古代哲學、古代文學、古代史學與中國古代文、史、哲的區別；二是不瞭解「古代」與「傳統國學」的真正內涵。我個人以為現有帶「中古」字眼的文史哲學科與中國傳統國學中的文史哲是不一樣的，現有的「中古」文史哲學科是用現代西方學科體系、學術理論來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史哲。以史學為例，當代大陸中國史學研究體系以西方科學觀為指導，特別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側重於用現代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包括馬克思主義學派），從外部來研究中國歷史，如懷揣「勞動人民創造歷史」的原則來挖掘有關歷史事實，以唯物主義史觀為主來研究歷史發展規律等；中國傳統史學則以儒家歷史觀與道德倫理為指導思想，從內部來完整記敘和研究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並在這種研究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特有的史學概念、範疇與話語、理論與方法等，內容豐富，自成體系。當代大陸中國史學以探討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為目的而不論其是否切用於當代，關注的問題有歷史觀、本體論、歷史發展的動力、歷史發展規律、主觀能動性、客觀限定性、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等等；中國傳統史學則以懲惡揚善、鑒戒得失為目的，不太關注歷史發展本體規律的揭示，而十分重視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事件、人物、經驗、教訓對後世的影響與借鑒作用，求實切用的色彩很濃厚，「未嘗離事而言理」，如孔子「作《春

秋》」，二百四十多年史事僅有一萬六千多字，他認為沒有鑒戒作用的史實一概不取。當代中國史學成果的主要表現形式是研究論文與著作，而不是編纂史書；其學術成果的承載體裁以西方章節體為主，不注重敘事、狀物、傳神而注重論述，不在乎其是否能夠完整反映歷史發展進程；中國傳統史學則十分重視史書的編撰、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敘述之法，即編纂史書的方法、尊重史實的原則、易於理解的表述體例、狀物傳神的歷史文學等，特別注重敘事的方式與原則，寓論斷於敘事中，創造了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典志體等豐富多樣的史書體裁，立體地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總之，中國大陸當代史學本質上是一種理性史學，特點是求真務虛；中國傳統史學則是一種鑒戒史學，特點是求實切用。

其二，有些學者認為傳統與現代是不相容的，既然提倡現代化，就不能再強調傳統。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與和諧理念及辯證法思想是不相符的。從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來看，現代文明正是從傳統中吸取營養，獲得長足發展的。歐洲文藝復興正是從古希臘文化中尋找到人文的始祖。現代發達國家的文明無一不是與傳統共生共榮。中國古代《周易》中說「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無窮謂之通」，文明的發展與演變既有變易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片面強調其中的一面都有悖於和諧中庸的精神。更何況新加坡、臺灣、韓國、日本的發展已經充分證明儒家文化傳統與現代西方文明是可以嫁接的、和諧共生的。其三，有的知名學者指責「國學」沒有普世性，沒看到世界上其他國家設「國學」³¹。這種觀點更是荒唐。因為，學科的設立沒有普世性可言，世界各國的學科設置有其各自的文化特點，如果以西方學科為標準來講普世性，這恰好是「西方中心論」的表現，是不足為據的。而且，「國學」指的是一國特有之學，而所謂特有之學，世界上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只有文明古國才有，如美國雖然是世界頭號強國，但它的學術體系來自西歐，無「國學」可言；又如日本，它的學術思想體系是中學與西學的結合體，它的所謂「國學」只是《萬葉集》、《古事記》等幾部古典文獻的研究與闡釋，並不成其體系。所以不能認為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特有之學。其四，有些知名學者指責「國學」一詞來自日本，日本是侵略中華的仇敵，不應該用其「國學」之詞來表述中華傳統文化³²。這更是荒唐幼稚的理念。且不說其侵略者之學術概念不能使用的理據不足，因為據此

³¹ 姜義華：〈不應漠視「國學」概念的非科學性〉，《文匯報》第5版，2010年10月21日。

³² 同前註。

則中國整個現代學術體系都來自曾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都不應該使用。單說「國學」一詞來自日本，也是值得商榷的。梁啟超在其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陸續發表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多次提到和使用「本國學問」、「本國學術思想」，直到一九〇四年發表的最後一章（第八章）〈近世之學術〉才多次明確使用「國學」一詞，可見其「國學」是「中國學術」、「中國學問」的簡稱。與日本「國學」專指《古事記》、《日本書紀》、《萬葉集》等「神道」內涵差異較大。再說，「國學」一詞中國古已有之，雖然在中國古代，國學指的是國家設立的學校，但由於中國古代各級學校所學內容是中國特有的以經史為主、輔之以算術、天文、曆法、法律等實用的一整套學科與內容，宗旨也是始終一貫的，故中國古代的「國學」傳授的內容與辦學宗旨就是我們今天所稱「國學」的內涵，即中國固有的學術思想體系。正因為如此，宋、明以後的各級學校都直接稱為「儒學」，這是中國古代「國學」一詞具有傳統學術思想內涵的有力證明。故不能簡單地認為近代使用的「國學」概念與古代「國學」一詞「風馬牛不相及」，更不能簡單地認為近代史上日本學者使用「國學」之詞在前，中國學者使用在後，「國學」一詞便為日本所有。其五，有些學者認為「國學」一名「非理性」、「混沌混亂」、「指意不明」，內涵與外延都不好界定³³。這是用現代學科範疇來看待「國學」一名的典型表現。「國學」的學術體系非常明確地內涵於經、史、子、集四部中，為什麼有些學者就視而不見呢？而且，如果中華民族的傳統學術思想沒有一個完整體系，它能夠傳承五千年嗎？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總之，筆者以為從學術規範來講，任何學科概念、學術名稱，有兩個基本要求：一是要有歷史積澱、歷史傳承性來作為事實判斷的依據，不能憑空任意建構新學科、新概念；二是要能夠顧名思義，從而名正言順，即必須從名稱一看而知其特有的學術內涵與外延，與其他學術名詞能夠區別開來，「國學」一詞，僅從字詞表面意義來看，就可看出其「一國學術」的含義，不需要另外解釋。如果「國學」指的是六經之學，就與傳統的「經學」概念不能區別；如果指的是傳統文化，就不能與既有的「傳統文化」概念相區別；如果指「國故研究」，就背離了它原來的內涵，不能與西學、新學相區別。因此，我們今天使用和界定國學概念，仍然應該依據梁

³³ 參見阮航：〈國學熱之我見〉，《新學術》，2008年第3期以及羅時光：〈略論中國「國學」之性格——以日中「國學」之比較為中心〉，《甘肅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等。

啟超、章太炎、鄧實等先賢最初的「國學」界定，即「國學」，相對於中國在西學影響下形成的新學指「舊學」，相對於西方傳入中國的西學指「中學」。即中國固有的特有的學術思想、學術系統，也就是傳統經、史、子、集所內涵的學術體系。它是針對西學、新學而使用的對中華傳統學術文化的一個總稱、代稱，不是現代學科概念與科學概念，有它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特指的歷史涵義。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說：「不管願不願承認，也不管是不是喜歡，我們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之中，並以自己的言談行為顯示著這個傳統的或優或劣的特色。而國學作為固有文化傳統深層的部分，已經滲進民眾的心靈，直接間接地參與現代生活。」³⁴ 即不管你承不承認，「國學」都是中國歷史上和現實社會中客觀存在的學術思想體系，既不宜用現代西方學科概念、科學概念與邏輯範疇去理解它、範圍它，更無須以學術權威的面目或所謂創新思維去隨意更新、擴大和建構它。

至於「國學」的體系，我以為仍然應該以章太炎、鄧實等提出的經學、小學、史學、子學、文學體系為準，因為「國學」體系只能運用事實判斷的方式從中國歷史中去尋找，絕不可憑空虛構、向壁臆造。其途徑不外兩條：一是從中國古代教育體系與課程設置中去歸納；二是從中國古代文獻與學術分類中去探索。而無論從中國古代教育體系，還是從古代文獻與學術分類體系來看，國學的體系都離不開章太炎、鄧實等所總結的這個系統。

³⁴ 見〈國學研究發刊辭〉，《國學研究》，卷1，頁1。